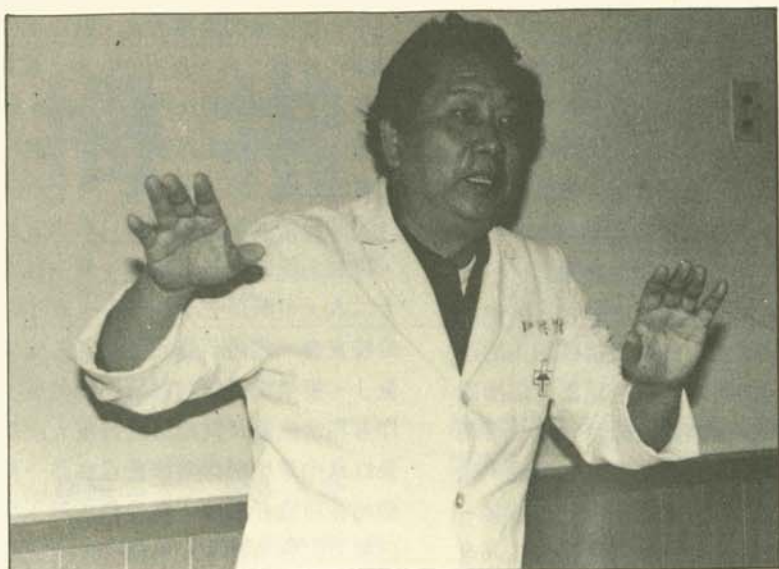


自城外



習慣「照步來」的醫師

訪陳博文醫師

採訪・執筆：黃穎峰

- 陳博文醫師
- 第一屆醫學系校友
- 曾任吳基福眼科醫院醫師
- 曾任台東縣醫師公會理事長
- 現任台東縣醫師公會理事長
- 現任台灣省醫師公會理事
- 日本熊本大學醫學部研究生
-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聯合會監事

穿越花東縱谷

結束在花蓮一天拜訪校友的行程，第二天一大清早，還沒來得及瀏覽雨後花蓮的風光，就匆匆搭上火車，馳往南方兩百公里的下一個目的地——台東市。

火車在平坦狹窄的花東縱谷中行駛，兩邊排列著高聳的山脈，山與山之間，則是一方接一方的水田。隔好遠才會出現一個村落，用地廣人稀來描寫縱谷風光是頗為恰當的。離開花蓮到台東之間經過了十一個鄉鎮中，人口不過二十六萬三千餘人，醫生的數目也只有七十人。

一覺醒來，火車正沿著卑南溪河谷南下。左邊窗外越來越低的海岸山脈正提醒旅人：台東快到了！

開發東部，東西平衡

來到陳博文學長診所中，抬頭便見到一方吳基福先生送的匾額。向護士告知來意，被引到會客室中，陳學長已在那裏等我們的來訪。一陣寒暄後，陳學長正直、不市儈的個性

，立刻吸引了我們的注意。

「我怕今天的訪問會讓你失望。因為你們現在一定有『學理的事實就是真理』的觀念，但是離開學校以後你們就會發現，在這個現實的社會裡，事實不一定是真理，而且真理也不一定會被接受在對的一邊……」這是陳學長的開場白，率直不故作。

問起為什麼會在台東開業，籍貫並非台東的陳學長，在此服務的機緣令人很感好奇。

「十七年前，我在高雄吳基福眼科服務。那時候常常有來自台東的患者，老老（七、八十歲）少少（出生週內的新生兒）地，連最輕微的毛病也要坐五個小時的車到高雄來就診。其中有些患者會跟我們抱怨，尤其是老阿公、老阿婆們說如果你來我們那裏，也可以讓我們不必這麼長途跋涉。因為同情這些人，了解這個地方的需要，所以才來台東。」

「那時候也正好政府大力提倡『開發東部、東西平衡』的號召。決定來台東以前我根本沒到過這裏，第一次坐五小時金馬號到台東看看，來這裏才知道並沒有傳說那麼落後，不是住茅屋、沒有自來水的地方。還可以啦！」陳學長爽朗地笑著說：「所以第二趟我就把家搬了。那時候都是憑著年輕人的衝勁、熱誠，或者說比較不會只為自己著想……」

偏遠地區的醫療困擾

在台東十多年的行醫經驗，陳學長告訴我們許多偏遠地區的醫療感受。「這裏雖然大部分的患者歡迎你來，只有小部分比較會想的人才會感謝你，其他的人就只把看病當成交易行為，和買東西一樣。而遇到的同業，以前沒有專業的觀念，外科、內科、小兒科，甚至婦產科醫生也在兼看眼科的病。我花了差不多有五年的時間，才在同業間以及患者間建立專科的觀念，讓他們知道生病有時要找專科的醫生。」

「在偏遠地區，全省都一樣，病人會『近廟欺神』。儘管告訴他要十天才會好的病，兩、三天沒好，他可能就跑到高雄、台北去了。然後在那邊可能要花上兩個禮拜，花很多的交通住膳費才能治好。但是他卻認為是那邊的醫

生比較高明把他治好的，有時甚至台北那位醫師是你同班同醫局訓練出來的同學，這不但在業務上，更讓醫生在自信心、尊嚴上有不好的影響。這是第一點，至於由台北高雄專程前來這裏看病的，可說絕對沒有的。」

「第二點，這裏因為經濟不發達，窮的病人比較多，所以需要你做救濟醫療的就較常遇到。不像台北是穿西裝、打領帶來找你的病人多就診率就相對的偏低。另外，病人的智識水準較低，比較不會遵照醫生的醫囑來治療，結果治療效果當然就要打折扣了。治療效果不好，對你的信心，名望都會有損害。」

陳學長有條不紊的為我們分析了在像台東這樣的醫療環境中，醫生所會遭遇的困難和不合理的事。他語氣堅決而坦白地一一描述，還不時敲著桌面來強調他的話。談到一些沉痾過重的現象時，他則是無奈地搖頭，希望將來能由我們去努力改進。

「地方政府對地方所需要的人才，沒有配合鼓勵的措施，不只是物質上，精神上也沒有鼓勵，有時反而負擔更重。在這裏，貿易行沒有，大工廠沒有，剩下收入較高的就只有醫師。所以醫師就成了稅收的主要對象。除了稅負重以外，兵役負擔也重，因為這裏後備軍人少，每次教育召集都有你的份。」

「但是最近開始辦的群體醫療中心，提供場地、設備給醫師使用，這就是對人才下鄉的一種鼓勵的作法。」

「啊！還有！」陳學長好像想到什麼秘密似的，輕聲地告訴我們：「這裏密醫多。密醫一多，會造成我們許多醫療上的困擾。不是收入上，而是醫療上的困擾。」

有山胞的地方，就是我開業的地方

子女高中以上的外出教育負擔加重，自身的進修機會減少這些在一般鄉鎮醫師就會遇上的困擾，在交通不便的台東，更形嚴重。「比如我要去北醫開個校友會，中南部的校友可以當天來回。我們住這裏的不行，一定要過夜。以前上台北，走花蓮也好，從高雄上去也好，都在十四個小時以上。」

還有個問題是較少聽醫師談到的：「當我們自己生病時，可以得到的醫療設施也不夠。」陳學長打趣的說：「現在啊，人就要住在CT Scan 可以應用到的地方才能叫做現代人，但是這裏就是沒有。」

在偏遠地區，尤其像台東交通這麼不便的地方服務，是需要很大的決心的。「有一點傳教士的味道，尤其在十幾年前。」陳學長告訴我們，早在進入醫學院的時候，他就立志如果將來開業，要在有山胞的地方。「因為我是個基督教徒。」陳學長滿足地說「不能像到非洲去的史懷哲那麼偉大，至少能在自己的土地上，為山胞服務也好。」

至此，心中不免有些疑問：「既然學長知道在這裏有這麼多困擾和缺點，是什麼力量支持著你在台東繼續服務而沒有離開？」難道就只是信仰上的實踐？

陳學長沈思了一下，反問我說：「如果你結婚以後，發現你太太有很多缺點，你是不是就一定要離開她？」

得到如此的答覆，真有些意外：「也許婚姻和這個問題不一樣吧？」只好這麼反駁。

「怎麼不一樣！那這麼說好了：我們知道我們的國家有很多缺點，出國去看別人，更覺得比不上別人，是不是我們就要離開我們的國家出國去？你唸了北醫，知道北醫那裏那裏不好，是不是每個人都要去重考三、四年，非離開不可？照你的說法，中國不就要跑到沒半人？台東不就要跑到沒半人？北醫不就要跑到沒半人？不是嘛！」

「我們在這裏所用的心血，投入的精神才打下的基礎，不是這麼容易就能放棄的！」

一連串的反問，一針見血地解答了心中的疑問。就是這種對自己土地，自己社會無法割捨的熱愛，支持著對真理的堅持。抓緊紮根的泥土，要讓她變得更好，吳基福先生是如此，陳學長也是如此！

在這裏服務有沒有什麼優點？陳學長開玩笑地說：「好處就是這個所在，這個時候還沒有明顯的公害、空氣污染。」其實在十七年前，全台灣也只有高雄才有公害。若只為了逃避污濁的空氣，也不必想到來台東！

早在九年前綠杏 28 期編輯拜訪陳學長時，陳學長就一直鼓勵內科、兒科受過良好訓練的年輕醫師來台東。現在陳學長仍然認為如此：「希望少年的醫生多一點人來，讓這裏醫生的質可以更好。」

目睹吳基福先生的奉獻

由於陳學長曾經在「吳基福眼科醫院」服務過，我們很想從這樣一位共同工作者的口中，聽到一些有關這位對台灣醫界有極大貢獻、被稱為「台灣最後一位士紳」的吳基福先生生平事蹟。

提到吳基福先生，陳學長沈思了一下，然後堅定、鄭重又帶點激動的語氣說：「中國、台灣醫界如果有五個像這樣的人，現在可能會改觀！」

陳學長在吳先生醫院中服務的時候，吳先生正在省醫師公會的任上，所以陳學長目睹了當年吳先生為了使台灣醫政步上軌道、促成醫界團結而四處奔走，一點也不顧慮到自己的那股熱誠。到現在，陳學長的言行中，教人覺得他也仍深受這股熱誠影響著。

民國五十二年底，省政府以行政命令要求包括醫師等醫事人員在內的自由職業者，必須依一般營利事業開立統一發票。這種基於「醫乃商業」觀念的命令，對醫師尊嚴是一大打擊。吳先生四處請求省議員在議會提出要求廢止，議會開會時，更由吳先生領導四百名醫師在會場內外等待。後來經省政府與醫師公會協商決定廢止。

然而在整整兩年後的五十四年底，立法院突然二讀通過法律案，再度要求醫師開立統一發票，醫師的社會角色再度被認定為生意人。眼看法律即將成立，吳先生發動醫界前所未有的大動員，一一拜訪立委，請求連署提出復議案，並且不斷向政府、黨部請願，連絡新聞界，才終於促使該案的刪除。

而從五十二年初到五十六年五月，立法院審查通過醫師法修正案（新醫師法）的漫長過程中，吳先生領導公會全力推動立法，抵抗反對勢力活動，雖然立下不少恩怨，但卻為台灣

醫政制度化立下不可磨滅的基礎。

他爲了公會的事常常要去台北。所以他教我是很『速成』的。我學到那，他就放到那。很少有人會這樣爲公家的事忙，一天只睡三、四個鐘頭，卻把醫院放給別人做。

「因爲幾次和立法院交涉的經驗，他認爲台灣醫界的權益不能由別人控制，醫界應該要有人參與中央民意代表，所以競爭立委。又覺得醫界要有自己的輿論，因而發起省醫師公會創辦台灣時報，做爲公會的機關報。」

「當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以後，就決定要爲台灣醫界做最後一件事。他到各縣市辦勞保座談會，希望能再次集合所有醫師的力量，與勞保局談判不合理的給付方式。」

一直坐在旁邊的陳太太也開口了：「從來不曾看過有人那麼有活力，有幹勁又那麼熱心的人。」陳學長也一再重覆地說：「真的，沒有看過有人那麼熱心還肯犧牲的。雖然這樣，罵他的人還有呢！」

但是這次醫界對吳先生最後一次努力的反應，不如五十年代那樣團結。台灣時報易主事件，與勞保局談判事件，都因爲醫界不能團結一致，有人不能爲大局著想，放棄即得利益而歸於失敗。「他是含恨而死的。」陳學長憤憤地說：「其實醫界不能團結，只是整個中國問題的一面而已。大家都自私，沒有人要爲團體去著想。「聰明的」人太多，「笨的」人太少了！」所以發揮不了團隊精神。

護士遞來一份病歷，暫停了我們的談話。陳學長低頭在勞保單上填寫著要開給病人的處方。「失禮喔！我必須先填這個（勞保單），要不然等一下要是讓勞保局的人『捉到』，他會說你不知要如何『黑白報』，說你收集空白勞保單。」

「其實這是包工制。就算你開了一萬元的藥，他們（勞保局）還不是給你一百四！但是他們就要這樣規定。唉！醫生的尊嚴，被越壓越低了。醫生的公益性現在根本不被承認！」陳學長一臉無奈奈何！

「醫生的公益性就是說醫生這個職業，對

整個社會是有益的，有「額外」服務的義務和責任。」

「比如說，你半夜一兩點去敲理髮店的門說要剃頭，會不會挨揍？會啊！你半夜去麪店敲門說要吃碗麪，你會不會挨揍？也會啊！唯獨醫生，半夜有人敲門說要看病，你就要起來。這就是公益性。」

「病人穿西裝，我們要看，病人穿得破破爛爛，我們也要看，這也是公益性。但是在社會上的人，稅務人員的眼中，醫生一個月賺十萬，和商人一個月賺十萬、歌星一小時賺十萬沒什麼不同。事實上，付出的代價完全不同，負的責任不一樣。現在的醫生，在醫療糾紛中



甚至要負刑事責任。但是你聽過歌星唱錯歌會死人，會坐牢嗎？」

「我常在說醫生的尊嚴如果繼續被輕視，我們何必還要做醫生？這麼累，責任這麼重又沒尊嚴！有一天我會關掉醫院，在門口擺「路邊担」，收入也比當醫生多！」陳學長諷刺地說，假如這個社會的價值觀只論錢不論其他方面！」

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於心

似乎越熱心，越堅持真理原則的人，越無法忍受社會上充塞的許多似是而非，不合理不合法的事。

「我是比較理想主義的人，習慣凡事要『照步來』。看到不合理，不照規矩的事，心頭就覺得很難過，很不習慣。二十年了，還是不習慣！不過現在也厭煩了，不想多管了。」陳學長撫摸桌面說：「小的、尖尖的刺已經被磨掉了。但是大的角還在，這個是磨不掉的！」陳學長把手指抵在桌角上笑著說。

「將來要換你們來努力了。我們是希望你們年輕的一代，能照你們的本份。想要有多大力量是不可能，但是能改多少就要改多少。」陳太太在一旁鼓勵我們。

「對！我現在跟你們潑冷水，就是讓你知道，身為一個中國人，隨時記得要憑你們的機運、能力，能把這個社會改進多少就有多少，做好自己的本份。」儘管在堅持原則，追求合理環境的過程中受了许多挫折，陳學長仍然不會逃避，不會忘記使機會進步是無法推拖的責任。

「第二，我們不要去做不合理，不合法的事情！」

臍帶相連的溫暖

結束訪問時，窗外已是夜幕低垂了。晚餐承蒙陳學長和台東另一位校友，曾經在附設醫院當到主治醫師的吳健誼學長招待，享用了一頓豐盛的湘菜，更感受到一種同樣來自北醫，臍帶相連的溫暖。「建議附設醫院把轉診介紹單寄給各地的校友們。因為我們常常必須轉診病人到台北，有醫生介紹，通常患者到轉診醫院會比較放心的。」能幫得上附設醫院的忙，校友們是很樂意配合的。

火車在晚間八點離開台東開回台北。在台東停留短短八個小時，却有豐碩的收穫。一路反芻玩味著許多陳學長的話，都是刻苦奮鬥換來的。在這個充滿自私、鄉愿的社會中，不禁常常要懷疑是否那是在人群裏生存的必備個性。然而，聽到吳基福先生的事蹟，看到陳學長的坦率直言，原來這裏還是有熱心，說實話，求進步的前輩，值得後輩們效法、深思的！

卻顧所來徑

採訪：車參莉·陳柏嘉
執筆：車參莉

●賴宏晃醫師（12屆）

●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

●現執業桃園博安牙科



執業地點簡介

拿出一張全台灣地圖來看，自台北以下，桃園、新竹、以及苗栗是毗鄰在一起，接壤而居的，合稱為「桃竹苗地區」。在想像中，桃園應該是屬於郊區市鎮，醫療人力分布不均。然而根據筆者探討的結果：私人診所開業情形卻相當普及。翻查牙醫師公會的資料，整個桃園區細數起來竟有約四十家的牙科診所，不禁令人咋舌。

生於斯，長於斯